

Orson Scott Card

THE WORTHING SAGA 沃辛传奇

著 - 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

译 - 刘勇军

THE WORTHING SAGA 沃辛传奇

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
刘勇军 译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THE WORTHING SAGA By ORSON SCOTT CARD
Copyright:©
1978,1979,1980,1982,1989,1990 BY ORSON SCOTT CARD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ARBARA BOVA LITERARY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6 Shanghai Gaotan Culture Co., Ltd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16-192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沃辛传奇 / (美) 卡德著; 刘勇军译. — 杭州:
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6
ISBN 978-7-5339-4514-5

I. ①沃… II. ①卡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3634号

责任编辑 陈富余
装帧设计 陈章

沃辛传奇

[美] 奥森·斯科特·卡德 著
刘勇军 译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字数 322千字
印张 14
印数 1-13,000
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 978-7-5339-4514-5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-作者序-

这本书第一次将所有沃辛的故事汇集在一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沃辛是我科幻创作的“根”。

我最早写出的科幻小说是《修补匠》，当然，那是个早期的版本。我在十九岁那年把稿子投给了《模拟》杂志。当年，《模拟》是唯一名列《作家市场》的科幻杂志，而我这辈子还没看过科幻杂志，所以只知道这一本。将《修补匠》寄到《模拟》杂志的时候，恰逢泰斗级的编辑约翰·W.坎贝尔过世。他的继任者拒绝了我的稿子，但给我回了一封鼓励信。

于是我觉得自己像是走对路了，就接着写“修补匠”系列和几个相关的故事，比如《沃辛农场》《沃辛旅店》，以及一个半途而废的长篇，讲的是沃辛的子孙最初与外界联系时发生的故事。不久以后，住在巴西的里贝朗普雷图时（我在那儿担任后期圣徒运动的传教士），我开始用业余时间写一部小说篇幅的“前传”，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具有心灵感应能力，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到沃辛星球上生活。在那一时期，我构思出了森卡休眠药，它那无比折磨人却又无法忆起的痛苦；构思出了首星；还构思出了怪异的星际飞船和它的飞行员詹森。当时，不管是对科学还是科幻，我的基础知识都很薄弱。我看过艾萨克·阿西莫夫的《基地》三部曲，很显然，首星的灵感源于川陀。可我没涉猎过其他科幻小

说。结果是，我费了大量功夫做无用功。最后，那部作品没有完成，因为我转而去写剧本了，完成剧本之后，我又创办了犹他谷戏剧团。

1975年，当剧团陷入财政危机时，我重启了科幻写作。因为《修补匠》，我收到过《模拟》杂志的鼓励信，于是我拿出那部手稿重新阅读。显然，在写完那一稿后的几年里，我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，于是决定推翻重写。接着，我又把二稿寄去《模拟》，却再次遭退稿，不过他们还是给了我一封鼓励信。这一回，继任编辑本·博瓦向我解释了退稿的原因。“《模拟》不刊登幻想作品。”他说，“可要是你有任何科幻作品，我很乐意读一读。”

在此之前，我从没想到《修补匠》会被看作“幻想”作品。在我看来，故事中的所有情节都科幻色彩十足；我读过一系列泽娜·亨德森的小说，知道有关超能力的故事都该划归科幻领域。但毋庸置疑，《修补匠》有着浓郁的幻想小说色彩：中世纪的手艺，一望无际的森林，以及不明原因的奇事。我的确动过念头要重写詹森·沃辛的故事，这样一来，《修补匠》和所有其他故事都将成为真正的科幻小说。但只是想想而已，我那时没什么耐心，根本写不了长篇。我只写过一个中篇《安德的游戏》（那是我第一部畅销小说），以此当上了小说家。

不久，我再次伏案于沃辛的故事。虽然很想将它们抛到一边，却始终念念不忘：我母亲经常问我要怎么处理我那“蓝眼人”。她早就替我把那些旧手稿用打字机打了出来。我的打字技术算不赖，但跟她比还差得远，她每分钟能打120个单词，并且零错误。她是“水之森林”系列的第一个读者。和我一样，她也觉得那些故事蕴含真正的力量；只是，我还不知道该如何讲述它们。

当时，我在《旗帜》杂志工作，那是后期圣徒运动（即摩尔门教会）的官方期刊。另外两位编辑杰伊·帕里和莱恩·约翰逊也在写小说。午饭时间，我们会一起去摩尔门教总部大楼的咖啡馆吃沙拉，喝恶心又廉价的汽水，苦苦思索故事的点子，《安德的游戏》之后的大部分小说都源于那一时期的头脑风暴。就在那阵子，我开始在一些故事中投放“森卡休眠药”这个点子，像《真人秀》《沙盘游戏》《祭婴》。但

这些故事没有丝毫科幻色彩，它们的主题是人，讲人如何创造，以及如何毁灭他人。

后来，本·博瓦在为巴洛奈特出版社和埃斯出版社编一部系列书，约我写一个小说收录其中。我立即就想到了詹森·沃辛的故事，于是动笔就写。我把写完的头五十来页拿给杰伊·帕里看，他告诉我说“太长了”。太长？我用五十个页码就讲完了大部分故事，再削减就不是小说，而是个提纲了！接着，我意识到，杰伊真正想告诉我的是，这个故事太像流水账了。我一直埋头于快速铺陈整个故事，每每只触及表面，从未停留足够的时间去深挖任何一个场景，令读者能融入故事中去，并喜欢上故事里的角色。

于是我放慢故事进展的节奏，重新来过，但依然无法将故事的结构塑造得饱满，因为我的写作经验只限于创作短篇。于是，在绝望之下，我重新思考整个故事，将其视为一系列中篇小说，每一篇都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出发。结果挺不错，虽然结构上还有瑕疵。这个故事得名《天贼》，准备出版。事实上，我在与克丽丝汀·埃伦结婚的前夜才完成终稿。婚礼当天早晨，我复印了稿件，把它放到摩尔门教总部大楼的邮件收发室，然后穿过缅因街下面的隧道，前往教堂去找我的新娘，她在等我。就因为我要把一份手稿送去邮寄，结果竟然在婚礼上迟到了几分钟，惹得她开始怀疑我们的未来。这倒也可以理解。

与此同时，本·博瓦提议我把在《模拟》上发表的森卡系列故事辑录在一块儿，加上几个新写的故事，编成一部新书由巴洛奈特出版社出版，于是有了《首星》这本书。老故事中有些很出色，我把它们收录了进来；但还有些既欠创意又枯燥乏味，所以，为你们好，亲爱的读者，我让它们静静地消失了。可是天知道，我创作它们的时候，觉得它们是我写出的最好的故事。《首星》于1975年春天出版，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小说，跟我长子杰弗里出生的时间差不多。

《天贼》于一年后出版，巴洛奈特出版社设计的封面丑极了。令我特别尴尬的是，封面极其忠实地描绘了书中的一个场景。后来我才了解到（再次打听的结果也一样），如果，一部小说的某个场景只要一

出现在封面上就足以毁掉那本书的话，那它就一定会出现在那该死的封面上！更糟的是，写文案那伙计还在封面上写下了大大的“雨果奖得主”，而事实是，在1978年，我只获得了雨果奖第二名；我得的是凤凰城世界科幻大会的约翰·W.坎贝尔奖（新人作家奖）。

那本书出版后没多久，我收到一封信，来自迈克尔·毕晓普，一位我一直很欣赏的同行，只是无缘结识。他事先为他在《幻想与科幻小说》杂志上发表的《天贼》书评而道歉，那篇书评尚未面市，但已经来不及更正，他在信中这么写道；他在书评中批评我竟允许“雨果奖得主”这种不实的字眼儿出现在封面上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他的出版商也在他的书上玩了同样的把戏，说他荣获了他并未得到的某奖云云。就这样，我们成了朋友，友谊持续至今，虽然，在怎样讲好故事这个主题上，我们秉持不同意见，所以不时也会剑拔弩张。

他关于《天贼》的书评十分具有批判性，却是我及身所见最有帮助的一篇书评。他呼吁注意小说中的结构性失误，这有助于我了解自己的不足。当时我正在写第三部小说《歌唱大师》，用的还是与《天贼》相似的片段式结构；毕晓普的书评对我是个刺激，让我终于想到办法，如何将一个很长的故事捏合成整体。从那时起，我对故事结构有了实质性了解；叙述始而处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，一套全新的技法得以融会贯通。

于是，我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：用我新掌握的技巧，重写《天贼》和《首星》。

在圣罗莎的一次会议期间，我在午饭时间和埃斯出版社的编辑苏珊·埃里森谈起这个话题。她建议我重写一部书，讲述和《天贼》《首星》同样的完整故事，但艺术效果要超越前作。直到1981年秋天，我才动手写作，那时我正在美国圣母大学念研究生第一学期。那段时期，我对中世纪文学兴趣正浓，也思索着怎样讲好故事、为什么讲故事之类的问题，我还读到了神奇的《失落的乡村生活》，从中了解了在动力时代之前的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最后，新书终于完成了，它就是《沃辛编年史》。在我所有的小说作品中，它具有最为复杂的结构，但主题纯

粹、统一；詹森·沃辛的故事至此实现了大结局；我对它不再抱有任何遗憾，它达到了我能呈现的最好的形态。

一晃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老书都已绝版。这对作家而言是一个永远的痛，就像父母期盼着孩子的信，可他们却不再写了。作家无比怀念绝版的书，希望能再次见到它们。我很感激托尔出版社的汤姆·多赫蒂和贝斯·米查姆，他们认同用一本书囊括《沃辛编年史》和《首星》中比较优秀的故事，以及原创的幻想故事，对我而言，后者不仅是早期创作的结晶，还是我科幻写作生涯的起点。

在写作《沃辛编年史》的过程中，最初的几个沃辛故事——《沃辛农场》《沃辛旅店》和《修补匠》——并不在我手边，因此，当我需要其中一些元素时，只能靠回忆，跟着自由演绎它们以满足新故事的需要。等到能重新回顾原作时，我发现它们与新故事是那么的不一致，以至于要使之调和的话非重写不可。我甚至做了笔记，记下哪些地方该如何修改，可最后还是决定，将它们原样收录在《沃辛编年史》里。毕竟，《编年史》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讲故事的逼真性；如果能将故事原样奉上，让读者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是如何转变的，正好符合这本书的初衷。其中的一些变化，源自多年来我的写作技巧略有精进；还有一些，是因为随着年岁渐长，我对人性的理解有所加深；当然，大多数的改变还是出于新书的需要，它们演变成了故事需要它们成为的样子。我相信，人类的故事无不如此，不光是虚构文学，也包括新闻、小道消息、历史记载、回忆和个人经历。我们需要故事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。

但我对这些故事信以为真。从十几岁开始，它们就存在于我的脑海中，与我相伴。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终于掌握了技巧，能如我所愿地将它们讲述出来；可一年又一年，我从未停止与它们对话。现在，我把它们讲给你听，期盼它们打动你，让你觉得确有其事。

目录

CONTENS

作者序

1

-

第一部分 沃辛编年史

THE WORTHING CHRONICLE

-

一	痛苦降临日	003
二	羊皮纸和墨水	013
三	古旧的记忆	039
四	魔鬼	074
五	终结休眠	090
六	唤醒幼儿	116
七	冬天的故事	133
八	回家	150
九	沃辛农场	201
十	以父之名	219
十一	慈悲之举	244
十二	正义日	259

第二部分 首星

TALES OF CAPITOL

-

十三	水漂儿	265
十四	归零	284
十五	真人秀	299
十六	沙盘游戏	315
十七	祭婴	342
十八	明天会发生什么？	364

第三部分 水之森林

TALES OF THE FOREST OF WATERS

-

十九	沃辛农场	385
二十	沃辛旅店	401
二十一	修补匠	408

第一部分

沃辛编年史

THE WORTHING CHRONICLE

献给莱尔德和萨利

你们相信好故事是真实的

—

痛苦降临日 The Day of Pain

这一天，在人类世界的很多地方，当人们还在劳作时，痛苦突然降临。仿佛某种古老而惬意的东西离他们远去，以至于直到失去的那一刻，人们才注意到它的存在。一开始，谁也搞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儿，可旋即，所有人都明白过来，在这个世界的核心深处，有些东西变了。没人注意到，在那个叫阿戈斯的星球上，有火光一闪；很多年后，天文学家才把痛苦降临日和沃辛星球的陨落联系在一起。但为时已晚，改变已经发生，世界不再圆满，黄金时代一去不返。

在拉瑞德住的村子里，大变化降临的时候，他们还在睡觉，那天晚上他们压根儿没梦到什么牧羊人。拉瑞德的妹妹萨拉尖叫着惊醒，大叫：“奶奶死了，奶奶死了！”

拉瑞德连忙从他的小矮床上坐起来，使劲儿驱逐自己的梦境。在梦里，他竟看到父亲把奶奶送进墓穴，可那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吗？父亲磕绊着从他和母亲的木床那儿走过来。自从萨拉断奶以来，晚上已经很久没有哭闹声了。她饿了吗？

“奶奶今夜死啦，像苍蝇扑进了火里，她死啦！”

活像被狐狸死死叼住的松鼠，拉瑞德心想，或是被猫咪吞进嘴里的蜥蜴，只能抽搐着等死。

“她的确去世了，但不是在今晚。”父亲说。他是个铁匠，这会

儿，他把女儿抱在他宽阔的胸膛上，搂着她。“奶奶过世很久了，现在用不着哭啦。”可萨拉还在抽抽搭搭，仿佛奶奶刚刚离世，她伤心极了。

跟着，拉瑞德看了看奶奶睡过的那张床。“爸爸。”他轻声说。“爸爸。”他又喊了一声。奶奶的尸体还在床上，刚去世不久，还没发僵。但拉瑞德分明记得，很久以前她就下葬了。

父亲把萨拉放回她的矮床，她依偎着草编的小床围栏，免得去看那可怕的情形。拉瑞德却看着父亲摸了摸奶奶尸体旁的草编枕套。“还是温的。”他嘀咕一声。突然，他悲痛地大叫道：“妈妈！”这下，睡觉的人全被吵醒了，连楼上房间里的旅客也都没法睡了，他们一齐涌进了卧室。

“快看！”父亲喊道，“明明已经去世一年了，可现在她的尸体居然还躺在自己的床上，还有余温！”

“去世一年？”年迈的文书叫道。昨天下午早些时候，他刚骑一头毛驴抵达这儿，“说什么胡话！昨天晚上是她把汤端上来的。她还和我开玩笑说，要是我的床太冷，你老婆半夜会爬上来给我暖床，要是床暖和，她就和我一起睡！你不记得了吗？”

拉瑞德努力梳理自己的记忆，“我记得她确实说过这些话，可我明明记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，我也的确记得她和你说过这些话，但是，我直到昨晚才第一次见你呀。”

“我把你下葬了！”父亲喊着，扑通一声跪在奶奶的床边，泪流满面，“我把你下葬了，都快把这事遗忘了，可你竟然又出现了，让我再痛苦一回！”

哭声。对于平港村来说，哭声是一种久所未闻的声音，大家一时都不知所措。只有婴儿肚子饿时才有哭声，以至于母亲傻里傻气地问：“埃尔默，你饿了吗？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”

“不用！”埃尔默喊道，“难道你没看到，我妈妈早就死了吗？”说完，他一把抓住妻子的手臂，粗暴地将她往边上一推。她被一张凳子绊倒，脑袋正好磕在桌角上。

相比床上那具僵硬得如同一只干透的小鸟的尸体，眼下的这一幕更加糟糕。自记事起，拉瑞德就没见过人们伤害谁。父亲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竟发了这么大的脾气，也吓呆了。“泰诺，泰纳洛，瞧我都干了什么？”见她有气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泪流满面，他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在以往，所有人，从生到死，一辈子不需要他人的安慰。父亲对其他人说：“我刚才气疯了。我从没发过这么大的火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老婆什么错都没犯，为什么我突然被前所未有的怒火包围了？”

谁又答得上来呢？这个世界出了大问题，这一点他们感觉到了。从前，他们都生过气，可从前，思想和行动之间总有一种缓冲力量，让他们及时冷静下来。可现在，就今晚，这种缓冲已经离他们而去。他们全都感受到了这个现实，他们的恐惧无从安抚，没有什么还能令他们相信一切正常。

畏缩在床边的萨拉抬起头，道：“妈妈，天使们走了。从现在起，再也没人保护我们了。”

母亲从地板上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走到女儿身边，“别傻了，孩子。哪里来的天使呢，除非是在梦里。”

我的记忆肯定有哪里不对，拉瑞德对自己说。就像文书说的，他昨晚才到，奶奶跟他开了玩笑；我的记忆在这里被扭曲了，文书的确是在昨晚说的那番话，可我竟然记得奶奶是在很久以前回答他的。我的记忆被篡改了，我清楚记得在奶奶的墓边伤心落泪过，可现在，她的墓甚至还没开挖呢！

母亲抬起头，畏怯地看着父亲。“我的手肘撞破了，很疼。”她说，“到现在还疼得厉害。”

持续不退的疼痛！谁见过这种怪事！她抬起胳膊，伤口露出了肉，还流血了。

“是我害的吗？你会死吗？”父亲惊讶地问。

“不是，”母亲说，“我看不会。”

“那为什么会流血？”

年迈的文书浑身哆嗦。他点点头，说话声都颤抖了，“我看过远古的书籍。”他道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“我看过远古的书籍，书上说，远古时期的人受了伤会流血，就像我们宰牛时那样；当有人突然去世，人们会觉得痛苦难当；在盛怒之下，人们会动手打人。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会儿，人类与动物无异；无上之神还很年轻，没有经验。”

“这说明什么？”父亲问。他平时不看书，所以他比拉瑞德更相信，好读书的人必定有答案。

“不知道。”文书道，“没准，意思是无上之神消失了，或者他不再庇佑我们了。”

拉瑞德端详着躺在床上的奶奶的尸体。“或者说，无上之神死了？”他问。

“无上之神怎么会死？”老文书反问一句，语带挖苦，十分轻蔑，“他全知全能，拥有宇宙中所有的力量。”

“难道就没有死的能力，如果他想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和一个小孩子谈论这些话题？”文书站起来上楼了，其他旅客视此为上床睡觉的信号。

父亲没有上床，他一直在老母亲的床边跪到破晓。拉瑞德也没睡，他拼命回想昨天以及更早前，自己对周遭事物的感觉，因为在今天，他再也没了那种“感觉”。他瞪眼注视着这个世界，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，却怎么也想不起这世界从前是个什么样子。只有萨拉和母亲睡着了，她们一起睡在父母的床上。

天还没亮，拉瑞德就爬了起来，他先走到母亲身边，见她手臂上的伤口已经止血结痂，松了口气。他套上衣服，到外面给母羊挤奶。这只羊就快没奶了，如今他们需要每一滴奶，送进奶酪压制机和黄油搅拌机，毕竟，冬天快到了。今早，冷风飕飕地拂起拉瑞德的头发，他第一次对冬季产生敬畏。放在以往，他对未来的态度跟那头母羊对田野的态度没什么两样，既没操过心，也没经历过干旱或寒潮。而现在，全变了，人们会发现老妇死在床上；父亲会生气，会施暴推倒母亲；母亲会

受伤，会像牲畜那样流血。现在，冬季不再是万物休养生息的季节，倒更像希望破灭的时候。

拉瑞德发现母羊竖起了耳朵，像是听见了什么，而他只是凡人，什么也没听到。他停手抬头，清楚看见西方天际有一个明亮的光点，那光点先是在空中悬停了一阵，犹如一颗失去方向感的星星，在找寻回家的指引；旋即，它猛地下坠，被河另一边的森林遮掩住，消失在视线中。一开始，拉瑞德没明白那是什么，可突然，“星舰”这个词儿冷不丁地浮上脑海，他不由得一惊。那是他在学校里学到的。星舰没理由来平港村，甚至没理由来这片大陆，又或者，即便他们来这个世界，也是几十年一遇的事。这里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他们转运，也没有任何东西依赖他们进口。那么，星舰来这儿有何贵干？别傻了，拉瑞德，他对自己说。那不过是颗流星，就因为这个古怪的早晨，你看什么都觉得神神叨叨。

天一亮，平港村就醒了。和以往一样，每逢严寒天气，平港村的村民都会自动聚到铁匠埃尔默家，扯扯闲天，说说家长里短，那儿有大大的桌子和室内厨房。但今早，当大伙儿发现铁匠家的锻铁炉都还没生上火时，却一点儿也不惊讶。因为，昨晚发生在拉瑞德家的纷乱，已经以各不相同的方式出现在他们的家里。

“我今早被粥烫伤了。”母亲最好的朋友迪诺，这会儿正举着手指展示那令人羡慕的平滑肌肤，“要命的是，伤口竟到现在还火烧火燎地疼，老天！”她说。

母亲当然也受伤了，但她直接跳过了自己的遭遇。“今天早上，那个老文书正要赶路，可他那头驴子一脚蹬在了他肚子上。他这会正躺在楼上，说疼得厉害，赶不了路了，还把吃下去的早饭全吐了出来。”

其他因疏忽大意而受轻伤的例子数不胜数。到中午时分，大伙儿已经下意识地开始小心翼翼地走路，轻拿慢放地干活儿，因为奥波尔受了重伤。奥波尔和其他几个人一起给奶奶挖墓穴时，鹤嘴锄砸了自己的脚，血一直流呀，流呀，没有要止住的迹象。这会儿，他正脸色惨白地躺在楼上一间客房里，奄奄一息，眼见就要活不成了。铁匠埃尔默一整天都愁云雾罩，连锤子都不敢拿，“火星进进眼睛怎么办？铁锤砸伤我